甄正論卷中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集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
力不無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
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
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藏雲天
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
德霊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
斂霧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
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
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斡運金渾
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
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
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
縮大數不虧如也薄蝕差時行次失
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
長猶為吉應尚書史策以示將來
況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
先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
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
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且諸天

和守

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暉
以花開合為晝夜不為此土相同宋
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
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
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
詳此可略亦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
如天尊說經利益寶廣經云天尊說
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
聰二遍盲者目明三遍音者能言四
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
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
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
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
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
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
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瘖跛之疾
亦無荼毒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
是變化所為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
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
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
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
元未不委上天善惡出自曾臆造此

僞經乃妄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
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僞也然則道
法流行為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
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
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
經首尾虛僞不可為證道家宗旨莫
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禦之
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
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
堂了無辯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
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為
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
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
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醨俗未
萌人無嬌妄之心時有無為之化老
子說經當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
於上臣乱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
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
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
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
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醨之代乃說

尋

無為無事恬淡清虛雖柔寡欲延擬
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偽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偽後之靜
信復豈妄哉請少詳之無為孟浪案
道經云樂靜信宿禀仙才早殖德本
切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
經論豈並偽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偽造元始下
代因偽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裁
其本今述其末詳其源而泝其流昌
可得耶世宗文明等為元始立天尊自
知無援為佛經說釋迦弃儲后之位
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偽立樂靜信
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因果
等事趣曰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
偽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
因由亦乃內無識智不悟立主虛偽
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
殷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為樂姓
年歲近遠撿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
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商書周書何
為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鞫靜信
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

月窟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
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辟蕩於長流
足鶩視聽之說帶芙蕖於喬木殊爲
理外之談徒懷扶彈之心寧知隋弃
之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
僞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
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
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
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幾不疲傍瞻
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覩時代
之上恨知音之盖稀向爲子談未攄
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僞爲真此則
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
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爲
虛妄在於僕也識亦如然祇如靈寶
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僞乎案吳楚春
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
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
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
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

和守

符以伏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
號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識禹曰事
畢可秘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迹用
之其功大號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
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
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
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
識之聞曾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
覽令使賷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闕
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
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荅使者曰
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
人授以靈寳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
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
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
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
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
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
之虛也言何玷歟先生於是咍然而
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
霆之響謂綖堅白之辯乃肆滌藂之
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
寳經僞未曾説靈寳符非若得引符
辯正論卷中　蒙太孫　集

諡經亦可指火為水況吳楚春秋近
代始撰越絶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為
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
有靈効驗可憑堪為寶重此表符之
功用非標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籙
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
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為老子之符
冀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說足可知之
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僅
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
書諡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
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絶等
書在未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
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荼文明後
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
跡用諡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
偽又云吳王得符儀喪其國此乃凶
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
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詐能擁
其災禍飾詞崇偽若得驪珠討本究
源乃咸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
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

甄正論卷中　第十七張　道

和守

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説備載元
始内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偽於靈寶矣且老子仕
周為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
關為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
文為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
國誡剛守雌挫鋭解紛行慈儉謙下
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録老子与
喜談論言旨為西昇記其中後人更
增加其文参糅佛義大旨略与道經
微同多説人身心情性禀生之事修
養之理夭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為經
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
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綿綿長
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
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
今昇就亦返一源参驗此言足明老子
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乎無名
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
中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
將就釋迦稟承學道故適尊曰師
並是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己師
如何翻云化胡為佛若老子本擬往

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乹
有古先生善入無為化胡之義此其
虛也但其文合云乹竺乹者天也故
易三畫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乹者天
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乹字
之上故云竺乹又案西蕃葱嶺以西
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無竺
乹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
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
出塞記及文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
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尚懷始忌
偽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
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偽案史
記及前漢書西夷傳諸蕃部落殊
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
城居國号蕃名其數極衆月支踈勒
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
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
東西南北及中分為五國国号天竺
人曰婆羅門与胡境相去向有万里
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
化胡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太子元
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

此經文冊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
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
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誑惑愚俗欲令
敬奉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淮不諳西域
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
佛是王種遂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
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号殊不
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偽
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
為胡王及群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
光明等經今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
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
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
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
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
宋文明等元来未窺佛法謂如道經
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狂
踈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
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
紀言之論姬文拘羑明彖之義載敦
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

非無泰明修靜之輩江左庸流素蓄邪
見徒知心竊豈悟跡虛案前漢書武
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皐蘭
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
將其衆五万來降獲金人帝以為神
列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
夏還傳其傍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竺
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
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
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
自然合録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
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偽何為唐
朝昊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
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
六手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
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
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盧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
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
竺乾有古先生方將撤軔金河果糧
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

李守

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
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矛謬吾誰的
從驗西界之首章頻化胡之末句彼
謬此說終始叅差良為攝虛詞多舛
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其釋迦感德
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
慕義欽風馳車以之西土而云至彼
之後身方入胎偽在目前詐煩言辯
作偽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
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
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
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為佛何閑
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
是妄說經之事一槩咸虛設令老子
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
即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
衣宜從緇侶憂臯聲於纖嚮革很顧
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
之鄙教踐迷途而蹠足泛慾海以沉
艎不復本以歸宗良為此經先偽
公子曰此又云偽僕何言哉但道法
之興基於遂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
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

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
或捿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
御翔氣以宣遊躡雲綱而飛步此乘
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或
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偽余謂子
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反乃
捧螢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用茲
擬議何不量力者歟道之為教誠亦
多塗本自一氣派成万彙子云遂古
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
稟一道虛而能通辯之在人人外無
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
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災禍順生而
壽為違斯理必羅殃咎逆生而夭故
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
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
大患為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
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
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
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
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
陵人傲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

生益其生為物所患身受折辱要
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
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修
屛聲色卑宮室薄賦斂省傜役勸農
桑君上垂拱而逸臣下鼓腹而樂上
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
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
奢侈淸泰崇飾宮室躭愛聲色僞賦
繁重頭會箕斂勞苦生人法令滋章
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
於上臣擾於下盜賊交起宗社傾滅
此為有身桀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
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
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經云道可道
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
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為
則時邕俗泰人能體道無為則全生
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
百歲下壽八十歲所言不死者終其
三壽不為夭死子云該詠重玄者即
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徼妙兩觀同

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
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
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
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
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
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
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偽經無三
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
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此意慈者慈悲
慈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
為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
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
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
此寶寶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
之理道家每朝礼此三寶未知有何
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
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
虛通之理言此行之道正而不偏真
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
号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
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
也真假之狀人所目之在於理中何

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在
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
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
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与天地人
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遭迴
世諦之關妄号正真虛名大道有名
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
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
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
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偽安道經修行
不離生死駕鶴沖天五千元無此說
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
傳中豈関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朮之
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薰修何関於
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
南王安坐犯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
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康
夜被鍾會譖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
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
之類即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
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
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无

甄正論卷中　第十六張　集

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
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
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祛希求
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綱者虛實
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綱
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偽造
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
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
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
得引偽還證為耶
公子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據實經證
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之經老子所說不同靈
寶天尊之偽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
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
云動則經再劫自惟甚苦勤此則具
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
加增佛事雜糅其文案老子道德二
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
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事
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

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
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
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殺劫賊之事無
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
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
增西昇記文欲參乱佛劫以代混沌
之說案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
之初万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
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
万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
則与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
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
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糅
佛劫不惑至於霊寶爲經亦具論劫
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數
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
說因果罪福修善攘災不無其事至
於行道建齋威儀懃肅則有三籙
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霊
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
爲非詎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偽
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
靜文明滔為盜竊前以具辯無事重
陳衹如三籙明真三元塗炭自然齋
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
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偽修狀跡
先彰不煩冊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
案為靈寶齋儀云三籙者一者玉籙
二者金籙三者黃籙玉籙者為天子
修之金籙者為王公修之黃籙者為
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
氣象或拜五岳仙宮或拜四瀆水府
叩頭乞哀搏頰祈福多料紋綵情規
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在於油燭相欺
以妄行之于今与夫邪巫解禱有何
殊異行邪求福神豈饗諸自然塗炭
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
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
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釋云上元日
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
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
天地水三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
官校等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架虛

叶宝

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冥道
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
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按筭人間行
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
罪此盖虛也撿尋老荘之文本无此
事並出靈寶為經且冥司之理嚴於
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曽未
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
若未三官校筭之日以前預建三元
礼懺悔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
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款希免其坐
定不得原人間虛淺尚不免罪冥道
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
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
嚴急之科詎無雷懲之益

甄正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甄正論卷中　第二十張　[illegible]